

试论潘懋元学术底蕴、眼光、气度及其启示

林金辉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厦门 邮编 361005 研究生导师、副教授)

摘要:日前,国家教育部专门给庆祝潘懋元先生从教 65 周年的活动发来贺信,称潘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理论家、杰出的教师、优秀的教育活动家。潘先生的学术成就是人所共知的,关于他的学术思想已有不少的研究。但是,他的大家风范还表现在学术风格方面,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见。笔者作为潘先生的学生,深深地体会到他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学术底蕴,具有独到、深邃的学术眼光,具有宽广的学术气度。

关键词:潘懋元;学术风格;启示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129(2001)01—0024—05

一、潘懋元先生是著名的教育理论家、杰出的教师、优秀的教育活动家

2000 年 9 月 24—25 日,厦门大学隆重举行庆祝潘懋元教授从教 65 周年暨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学术研讨会。国家教育部专门为此次活动给厦门大学发来贺信。贺信指出:“潘懋元教授数十年呕心沥血,辛勤工作在高等教育战线。作为一位著名的教育理论家,教育理论研究硕果累累,为创建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丰富和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理论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一位杰出的教师,培养了大批高层次教育学人才,桃李满天下,为建设我国高等教育理论骨干教育队伍和研究队伍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一位的教育活动家对我国若干重要教育改革决策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为我国高

等教育宏观决策的科学化做出了重要贡献”。^[1]对一位在职的教育工作者作出了这样高的评价,在教育部历史上是罕见的。但是,这个评价又是实事求是的,十分中肯的。潘懋元先生“是我国教育界的泰斗”^[2]。说他是著名的教育理论家、杰出的教师、优秀的教育活动家,潘先生当之无愧!

关于潘先生的教育理论和学术思想,已有许多研究,如近期出版的《潘懋元与中国高等教育科学》。潘先生主编或独立撰写的代表性著作,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理论和思想,如《高等教育学》、《潘懋元高等教育文集》、《新编高等教育学》、《潘懋元高等教育学论集》、《潘懋元论高等教育》等。作为教育界的泰斗,潘先生的成就是人所共知的。顾明远先生指出,“潘懋元教授在高等教育

收稿日期:2001—02—08

作者简介:林金辉(1962—),男,厦门大学高教所、高教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导,全国创造学会常务理事。

领域中的研究范围很广,从历史到现状,从中国到外国,从外部到内部,从宏观到微观,都有许多独到的见解。特别是他对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3]但是,正如王伟廉教授在《潘懋元与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的前言中说的,“我们深深感到,无论潘老对弟子的影响还是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影响,抑或是对他周围的人们以至与他接触过的人们的影响,都远远超出了学术的范围。……他对人们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缘于他的学术,还不如说来自他的人格。”^[4]在长期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活动中,潘先生创立了一系列高等教育理论和思想,也形成了鲜明的人格和学术风格。对于潘先生的高尚人格和学术风格的研究,至今仍很少见。探讨潘先生的高尚人格和学术风格,与研究他的教育理论和学术思想一样,对于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科学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二、潘懋元先生的学术风格

笔者作为潘先生较早的一个学生,对他的学术风格有较深的体会。一篇文章,不可能全部概括他的学术风格的丰富内涵。本文作为探略之一,对潘先生深厚的学术底蕴、深邃的学术眼光和宽广的学术气度进行初探,以期从某些侧面反映潘先生的学术风格。

(一)深厚的学术底蕴

1. 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

潘先生毕业于厦门大学教育系,后来又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班,他还学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等,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发展变化着的教育实际,及时总结自己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在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和获得的新认识,善于从理

论的高度分析、回答教育实践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最能体现潘先生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的是他关于教育内外部规律的阐述。他还多次在原《红旗》、《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如“邓小平教育战略思想的形成逻辑与超前意识”等,高屋建瓴地提出具有创新意义的理论观点,从全局上、根本上指导宏观的教育改革。潘先生对他的学生说,高等教育科学的两大支柱是哲学和心理学,强调学生一定要比较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潘先生还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从方向上牢牢把握教师与研究生的思想政治和学术方向。他经常强调,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师生,必须始终做到“两个坚持”,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坚持高等教育的学科研究方向。

2. 深厚的学术功底

潘先生学贯中西。在大学,他修过心理学、文学、历史和逻辑学。按照他自己的说法:“50年代以来,又研究过中国近代教育史和高等教育理论,关于高等教育的特点、教育的基本规律、高等学校的教学过程与原则、大学生的心理特征等,逐渐形成粗浅的却是自己的见解。”^[5]尤其是在高等教育史方面,潘先生是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史学专家,他为我国高等教育史学的研究、学科建设以及学术活动的开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6]。在对待历史传统时,潘先生曾在《红旗》杂志撰文分析“传统教育与教学改革”,强调对待文化遗产不能食古不化,要进行科学的扬弃。他指出,研究历史,要关心当前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现实问题,尽量围绕现实问题进行研究;要关心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所需要借鉴的历史经验,而不能把历史规律与历史经验对立起来。

3. 几十年的教育实践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师、优秀的教育家,潘先生几十年来积累了丰富的教育实践

经验。从小学教师到博士生导师,从小学校长到大学校长,潘先生有着丰富的阅历。他在研究教育理论时,总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他在写文章作报告时,心中总有读者、听众;他力求使抽象的理论变成简单、明白、可接受、可操作的知识;他善于从教育实践中发现理论问题,善于以教育实践检验教育理论,而不满足于只引用别人的观点和理论来支配自己的论点,论证自己的理论。他十分强调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科学性与可行性、现实针对的统一。

(二)深邃的学术眼光

1. 敢为天下之先

50 年代,潘先生独到地发现,高等专业教育问题在教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并于 1957 年主持编写了《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印发全国。1978 年,潘先生创办了全国第一个以高等教育为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了全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从而奠定了中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基础,使高等教育学这一新学科得以列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学科专业目录和《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的词条,确立其教育学二级学科的地位。其中,他又带领厦大高教所师生先后跃上了几个台阶;全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授予点;全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予点;全国唯一的高等教育学国家级重点学科点;全国唯一的高等教育学“国家 211 工程”重点建设项目;全国唯一的高等教育学“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这些“全国第一”、“唯一”的取得,离不开潘先生独到的、深邃的学术眼光和他的辛勤耕耘。

2. 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眼光

不论在认识和解决教育实践中的重大问题,还是对待学科建设与发展问题,潘先生都有非凡的战略眼光。只举一例说明。在潘先生创办厦大高教所初期,他就提出了

“三个发展阶段战略”的指导思想:第一阶段,1978—1984 年,以建立高等教育学学科为基本任务,促进建所工作;第二阶段,1985—1991 年,以培养人才为主要任务,开展科学研究;第三阶段,1991 年至今,进行较高水平与较广泛领域的科学研究,建成名副其实的全国重点学科点。实践证明,三个阶段的战略思想是正确的,具有远见的。

3. 强烈的机遇意识

潘先生具有强烈的机遇意识,善于敏锐地捕捉事物发展的契机。他具有思想活跃,目光敏锐,对新事物保持高度敏感和热情的优秀品质。例如,潘先生早在 50 年代就提出高等专业教育在教育学上的重要地位,并进行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和教学,但那时没有得到大的反响。1978 年,科学的春天来了。于是,潘先生旧议重提。他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担负起创建中国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历史责任,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蓬勃开展。对于机遇,潘先生认为,第一,机遇很重要,但不是可以侥幸得的,必须有理论准备和实践准备;第二,机遇和挑战并存。抓住机遇之后,还要不断开拓创新,迎接挑战。

4. 时刻关注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现实

潘先生思想解放,不墨守成规;重视了解和掌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动态和信息;强调教育理论研究要为现实服务,才会有生命力。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了“教育市场化”的倾向,致使一些学校教育质量下降,学生文化素质降低,道德滑坡。潘先生当即敏锐地指出,市场经济之于教育,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正面的影响,也存在负面的影响。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必须“全面适应”、“主动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这对扭转“教育市场化”的偏向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面对世界科技革命迅猛

发展,他敏锐地提出,高等教育必须主动迎接世界科技革命的挑战,解决好高科技与低素质的矛盾,信息高速公路进入高等学校与传统教学过程的矛盾,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新思路。他还就 21 世纪高等教育思想、高等教育大众化、私立高等教育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指导意见。

(三)宽广的学术气度

1. 着眼于全局、着眼于长远

为了创建和发展高等教育学学科,潘先生创办了厦大高教所,可是他从不把考虑问题的思路局限在这个研究机构的局部利益、眼前利益。他善于从全局着眼,从根本上观察和处理问题。70 年代末以来,他应邀到全国各地讲授高等教育学,作学术报告和讲座近千场;在各种各样的活动中,他支持和促进了许多高教研究机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与博士点的建立和发展。他真诚地与这些单位开展交流与合作。他告诫厦大高教所的同志说,有竞争是好事,不要怕别人赶上和超过我们,发展学术,没有气度不行。目前,我国的高教研究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全国各类研究机构已经达到几百个,其中,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教研究机构已有 4 个,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已有几十个。这些研究机构为我国高教学科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2. 气量恢宏,提携后生

支持、鼓励、扶持高等教育实际工作者参与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是潘先生一贯的作风。他说:“高等教育 不论改革或发展,最终决定于能否得到广大教师与干部的支持与参与。理论的源泉来自实践,只有广大有实践经验的教师与干部支持了,参与了,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才能富有生气。”^[8]几十年来,对高教研究热心的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乃至准备报考研究生的学生,写信向他求教的不计其数。潘先生坚持有信必复,有

时请研究生、秘书代复;登门求教者,他总要热情接待,悉心指导和鼓励。很多这样接受潘先生指导的、后来做出成果的人,都自称是潘先生的“学生”。潘先生这种连“著录”都没有的非“及门”弟子遍及全国。潘先生在学术交流中,心胸坦荡,虚怀若谷。每逢硕士生或博士生入学,他第一次报告,总要提韩愈《师说》中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倡导教学相长,倡导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在学术观点上,他主张只要研究生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必与导师一致。^[9]

3. 设立“潘懋元高等教育育基金”

潘先生以事业为重。他省吃俭用,从自己几十年的工资和稿费积蓄中,拿出近 20 万元,捐献给厦大高教所,设立“潘懋元高等教育基金”。该基金会目前奖励在科学研究等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厦大高教所师生;还计划在将来资金许可的情况下,奖励校外一些在高教研究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这件事体现了潘先生的高风亮节。

三、潘先生学术风格的深刻启示

潘懋元先生作为著名的教育理论家、杰出的教师、优秀的教育活动家,他的非凡成就和高尚的学术风格,使我们深受教育,同时也给我们许多深刻的启示。

(一)要努力学习潘先生的教育理论,也要努力学习他的学术风格

潘先生的教育理论十分深刻和丰富。正如教育部给厦门大学的信中所指出的,它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丰富与发展以及教育改革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学习研究潘先生的教育理论,对于发展高等教育学学科和教育改革的实践都有重要意义;同时,他的高尚的学术风格,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高尚的学术风格,是潘先生优秀的内在素质的外部表现。我们学习他的学术风格,对于提高自己的素质,对于做好教

育工作,培养高素质的人才,都有重要的意义。

(二)“板凳敢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

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文澜说过:“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潘先生把这第一句改为“板凳敢坐十年冷”。这两句话成为潘先生的格言,也是他在指导研究生和教师时经常提到的。研究社会科学,既要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又要有实践准备。潘先生深厚的学术底蕴是他几十年呕心沥血,辛勤耕耘的结果。潘先生常说,坐十年冷板凳,要有勇气,要沉得住气,静得下心。他很看重事业心强的学生,认为事业心强的学生,他就会有勇气吃苦,做学问,搞研究。潘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缺乏系统牢固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缺乏经常工作的素质,

将来就会像影子一样永远跟着你。”^[10] 他一直把打基础看成是进行学术研究和培养人才的一条准则。

(三)要在实践中锻炼自己的学术风格

潘先生高尚的学术风格是在教育实践中锻炼出来的。他总是尊重实践,把自己的理论研究立足在教育实践之上,着眼于新的实践,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课题,解决问题。他撰文强调,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既要有科学性,又要有可行性;理论研究一定要有现实的针对性。在庆祝从教 65 周年的大会上,他意味深长地说,65 年的教师生涯是他的事业的“资本”。这启示我们:一定要勇于实践,在实践中锻炼自己,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

参考文献:

- [1] 2000 年 9 月 2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给厦门大学的贺信[Z].
- [2][3] 潘懋元. 潘懋元论高等教育[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0.
- [4][5] 王伟廉等. 潘懋元与中国高等教育科学[M].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0.
- [6] 王伟廉等主编. 潘懋元与中国高等教育科学[M].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0. 254.
- [7] 潘懋元. 潘懋元论高等教育.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0. 1.
- [8] 潘懋元. 高等教育研究的比较、困惑与前景[J]. 上海高教研究, 1991, (3).
- [9] 潘懋元. 选材·培养·指引——我对博士生培养的一些看法和做法[J]. 研究生教育理论与实践. 1989, (3).
- [10] 转引自王伟廉主编. 潘懋元与中国高等教育科学[M].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0. 320.

(责任编辑 黄立志)